

洪武登基

刘振维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347.53

17

洪武登基

刘振维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武登基/刘振维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6
ISBN 7-5402-0919-4

I. 洪…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459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71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册

定价: 21.00 元

他没有多少文化，却自信识得万物自然之理；他不曾拥有方寸土地，却打下了赫赫天下。他走过的路，纵观历朝历代都是最耀人眼目的——

自序

还是在安徽读大学的时候，有次放假回乡，一位并无半点文墨的村里老人问我在哪里念书，当我说出那个带着“安徽”字眼的校名时，谁知他竟竦然，脱口道：“那是洪武爷的老家呀！”看着他那肃穆庄重的表情，我不禁诧异于这个毕生同泥土打交道的庄稼老汉何以对朱元璋如此熟悉与敏感，自然也引起了我对明朝开国皇帝的事迹如此扎根民间的深思。

于是，我对那一方土地产生了新的感情，对从那里走出来的明太祖有了更多的注意。在后来的大学生活中，我颇有兴趣地接触了一些有关朱元璋的资料。

毕业后一晃就是十几年。在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之余，那个曾萌动于心头的创作念头不但从未泯灭，一遇时机，便生发膨胀起来。两年前读《明史·太祖本纪》，又一次被朱元璋波澜壮阔的经历和他那复杂丰富的性格所吸引。于是，我按照那份事后才连缀起来的书单，千方百计，一本一本找来与朱元璋有关的书籍，像张开了磁场的磁铁一样，吸附着那些能产生斑斓色彩的碎屑，填充着日益扩张的饥饿的想象空间。末了，我告诉自己，应该写本书。尽管我的笔还很笨拙，但我要举起它。

当摊开稿纸的时候，最令我屏心静气，专注不已的，是朱元璋何以起自寒微，竟能力克群雄，成为“天道后起者胜”的一代天子，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纵横捭阖的丰富性格。我力图在寻找其内在规律的同时，使其外在形状得到自然的展示。于是选择了朱元璋二十五岁投军郭子兴到四十一岁登基当皇帝这段历史。这期间，他以皇觉寺光头和尚面目入濠州当兵，身居人下，却能寻机崛

起，终于成为执掌一方的统帅。然后，审时度势，定鼎金陵。在与强敌争雄天下的征战中，虽然也有破釜沉舟的悲壮与凶险，但终于扫平江南，成为收拾残元江山的一代骄子。

史称朱元璋纬武经文，他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外御强敌，内修政治。常称自己“本淮右庶民，无古人之博知”，早年在寺中学了一点文化，但却深知尊崇儒士的重要，本人亦攻读不辍，久而久之，竟能与儒生对答唱和；他还深知抚民理财之道，以有限的人民地力支撑起浩繁的军需用度，可知他得天下更赖于文武兼治。

朱元璋于外界多次遇险，几近九死一生，在府内军内，也曾有邵荣、赵继祖蓄意谋反，李扒头设宴相害等刀光剑影的内患发生，他却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或许更增添了这位天子的传奇色彩。

朱元璋遇事刚毅果断，却又极重亲情孝悌，在与妻室家小的生活中，透出他常人的心态，他对贫病早亡的父母兄长的刻骨铭心的怀念，更流露出他感情的多面性。

全书主要随朱元璋的行迹着墨，亦兼及他周围的“群星”，其中，较多写到的有李善长、刘基、徐达、常遇春、汤和、冯国用、李文忠；曾是他主公的郭子兴；他的对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对这些人物，也尽可能写出他们的性格特征。为尽力反映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也把笔触深进当时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又以一些奇闻逸事穿插点染，意在增强全书的可读性。

朱元璋是个被后人议论颇多的人物，正由于此，几百年来，他博得了多少代人的瞩目。是耶，非耶，众说纷纭。就是社会最基层的农村天地里，以听书、看戏的方式获取文化知识的庄稼人，甚至也加入了品评这位马上皇帝的行列。便如开头提到的那位目不识丁的农民乡亲，其心目中未免没有他自己的朱元璋。因此，当我怯生生地将这本书奉献给亲爱的读者时，便不免增添了几分不安。

刘振维

一九九六年秋于石家庄

又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

又大又圆的日头是落下去了，可它的余晖却映红了半边天。那些既像龙，又像虎的云彩，疙疙瘩瘩浮现出来，在广袤的天际里，追逐着，纠缠着，趁着这通红的光亮，各自施展着自己的威风。

那条弯弯曲曲的濠河，被映成了胭脂色，经过一天人喊马嘶的折腾，它难得暂时的安歇，半槽红水汨汨流淌，像在诉说着兵荒马乱的艰难。

一阵呼啦啦的热风刮过，飘来呛人的焦糊气息。远方，几处未熄的余烬仍在冒着袅袅的白烟。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和尚，长久地坐在濠河岸边，目光炯炯地遥望着余烟升腾的地方，双眼一眨不眨。他那突兀的眉骨，隆起的前额，肥硕的鼻子，再配上如今一副缺少表情的神态，不能不让人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由于这个名叫重八的和尚与人迥异，寺里的僧人平常就对他敬而远之，如今乱兵抓丁，众人逃难，人家就更不愿与他结伴，似乎这个年轻力壮的后生格外惹眼，闹不好就要吃垮累。如今，他独自一人呆坐在这儿，盘算着今后的日子。

寺是烧了。想来，那个熟悉的所在他还真依依难舍。几年前，无依无靠，寺里收留了他。后来，寺里养不起那些僧人，他只得在寺里挂名，游方四境。三年之后，四处闹起兵乱，无处化缘，这儿毕竟是个归宿。一晃又是四年，吃穿用度都是寺里供给，如今乱兵一把大火，看是将寺烧了。天地之大，连个栖身之地竟也难

以保全。想到这里，他猛觉饥肠辘辘，才想起从早晨到现在已粒米未沾，便再也坐不住了。看看身后的天空，彤红的霞光褪去大半，夜幕悄然降临。于是站起身来，怔了半晌，还是向那个破败的寺庙走来。

寺中的余火被几个早归的僧人浇灭，整个庙宇已是满目凄凉。山门上“皇觉寺”三个大字匾额被烧得焦糊一片，只有熟悉的人才依稀认得。进得门来，就见大雄宝殿的屋顶被大火掀开，破砖烂瓦将如来佛蒙了个满头满脸。两旁的十八罗汉大都被推得东倒西歪，有几个头已被砸烂。住持僧正指挥众人忙着恢复神位。重八和尚装作没看见溜回禅房，见自己的被褥早已不翼而飞。事已至此，他并不在意，只觉得气闷非常，顺手摘下一扇烤糊的门板，往就地一扔，倒头躺在上面，重新大睁着双眼想心事。

看来，寺里是难呆了。上个月，从南边来了一彪人马，占了濠州城。听说为首的有五位大帅，各自都有数千人的队伍。一个小小的濠州驻扎了这许多人马，粮草供给成了大事，成日出城征粮的兵丁就像春天的旋风，过了一阵又一阵，四乡的百姓可遭了大殃。这还不算，跟脚又来了剿匪的官军。这些朝廷老爷兵根本不会打仗，离城老远就扎下营寨，从未敢与城中人马交手，却大肆掳掠乡里的良民百姓，拣出年轻力壮的庄稼人，冒充剿来的义军，绑赴官府领赏。这许多日子，也不知多少乡里人当了替死鬼，闹得周围几十里鸡飞狗跳，人人胆战心惊。这儿离濠州城不过几里之遥，村中多数年轻人都已逃空，如今，这佛门净土也不再安定，真不知哪一天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军一绳捆起来送往衙门，再也难得活着回来。

想到这里，他一阵燥热，猛觉得这徒有四壁的禅房简直像个笼子一般，闷得人喘不过气来。走！他忽地坐起来。到哪儿去？三年的漫游僧生涯，使他知道了华夏天地之大，也习惯了走南闯北的洒脱生活。然而，听说近来哪儿都不安宁。西边的颍州，那是最熟悉的地方，从去年春天就乱了，头包红巾的起义军打家劫舍，

对抗官府，占了许多州县。南边，离他去过的光州不远，也拉起了几彪人马，也以红巾为号，占了薪水，听说又凭空出了个登了基的朝廷。北面的徐州，起义军跟官军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数来数去，竟没有一个清平地方，不觉又躺倒在门板上。

不知又过了多久，忙了一天的僧人大约都酣然入梦，重八和尚饿得难耐，无可不可来到伽蓝殿。伽蓝神案前那盏烛灯已经燃起，殿内弥漫着一层晕光。几年的青灯生涯，他对这儿的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今天不知怎的，在伽蓝神眼前，他油然生出从未有过的虔诚。那居高临下的深情的目光，或许真能将世间的事情看的透亮。刹那间，他心中光亮一闪：既然有难，何不求助神来指一明路！

于是，他心里突突跳了起来，净罢手，又恭恭敬敬燃起三炷香，双膝跪在神前，扎扎实实拜了三拜，口中祈祷：

“如今兵乱四起，弟子难再侍奉神前，特向吾神请教避凶趋吉之路，还求神灵指点。”

说罢，又深深拜了一回，才恭恭敬敬从神案上取下玦来，心中默念：

“若许弟子出境以全生，此玦落地，当以阳报；若许以留在此寺，则以一阴一阳来报。”

念罢，投玦在地，急去看时，见玦双双阴面朝上。他不由摇摇头，重又祷告：

“弟子一片虔诚，再求神灵：我欲出境全生，请报以阳玦。”

说罢，将玦投出。上前一看，竟又是阴玦。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扑通跪在神前，道：

“如此看来，去与留皆不吉利，莫非要弟子投军不成？若是此意，请复报阴玦。”

说罢闭眼将玦高高抛出，睁眼看时，只见两片玦早稳稳落于地上，果然又是双阴。他吁出一口长气。想了想，重又跪在神前，道：

“弟子世代贤良，今指示投军，心中惧怕，愿求阳玃以逃之。”话音未落，玃早抛出，一时落地，见仍是阴面朝上。他索性道：“弟子执意外逃，必求神以阳报，若果然神灵不许，此玃落地，当以不阴不阳示之。”

说罢，将玃抛出，此时，就见烛光之下，那玃在神案上跳了几跳，竟双双直立不倒。重八惊望着这怪异的景象，半晌才道。

“谢神灵一再指点，弟子领教了。”

这一夜，他睡得好沉。

第二天，重八简单收拾起自己的几件衣物，捆成一个枕头般的包裹。晚上寺里开斋时，从容对众僧道：

“弟子这碗斋饭今日已吃到尽头，明日便进濠城投军，就此向众位师傅告辞。”

虽然众人知道重八心事已非，听了此话，也如雷贯耳一般。如今官军四处抓拿乱匪，哪有这般明书大卖嚷着要投军的人！当时就有那些胆小的和尚捂着耳朵四处躲避，那些胆大的也吓得变貌失色。寺中长老忙上前捂住重八的嘴道：“弟子，人各有志，寺中也不拦你，只是别一味乱嚷，此话传了出去，惹得我寺中也遭受牵连。”

重八说道：“师傅放心，弟子心中有数。若日后果能发达，定不忘寺中对弟子的恩德。”

第二天破晓，重八和尚一包行囊挎在肩上，悄悄出了皇觉寺的山门。因众僧怕受牵连，无人敢来送行。重八也不愿惊动别人，在夜幕笼罩下，头也不回地朝濠州奔去。

迷蒙的晨曦中，濠州城展现出它那粗犷的轮廓。淮河平原上这座城郭，高墙深堑，易守难攻。难怪官军只有本事在四乡骚扰，却不敢近城前一步。

濠州城中因大军压境，也加强了戒备，除去正时正晌允许城外商贩进城交易，一早一晚都吊桥高悬，城门紧闭。濠州左近的百姓，没有紧要事情谁也不愿涉足这是非之地，因之城外路静人

稀。重八孤身一人，一路赶来。太阳升起的时候，到了濠州西门。仰脸看去，只见城楼上高插红旗，来往兵丁吆三喝四，刀枪棍棒碰得叮咣作响。他没见过此种阵势，咽口唾沫，见等待进城的也有几十个人，便向身旁一个卖菜的老汉打问何时开门。

老人连眼皮都没抬，道了个“辰时。”说罢又问：“买卖人？”

重八摇摇头没答话。那老汉这才抬头看见是个年轻和尚，不由吃惊地道：“小师傅也要进城？”

重八点头。

老汉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一般：“这年月，年轻人躲都躲不及，恕我多说句话，还是少走动得好。”

年轻人听了，坦然一笑，并不在意。

老汉见了，越发说道：“那一日，就如你这等模样的年轻人进城贩菜，在这城根，说是奸细，当时不明不白就被砍了人头。那不，还在那高杆上吊着”。

重八随老汉手指方向一看，果然两颗黑糊糊的脑袋疙瘩仍悬在高处，甚是瘆人，不由心中一颤。

老汉又絮絮劝道：“这是非之地，还是少招惹的好。”说罢，又看了年轻人一眼。却见这个年轻和尚眼神凝重，不为所动，不由又兀自摇头，感叹一番。

说话间，时辰已到。吊桥哗啦啦放了下来。重八把老汉的担子往肩上一抡，说了声：“我替你挑。”

老汉一愣，一边跟着跑，一边道：“你成心要去？”

城门口，四个立眉竖眼的兵丁腰挎朴刀，分列两旁，专门观察过往可疑之人。说也奇怪，别人都匆匆低眉而过，重八挑着担子，脚刚迈进城门，便被左侧一个兵卒采住脖领，一把拽了过去，挑子甩到一边，白菜登时滚了满地。

重八翘翘翘起尚未站稳，只听耳边吼道：

“干什么的？”

重八向兵卒看了一眼，还未及回答，另一个兵丁上来揪住他

的耳朵，道：

“老爷问你，聋了不成？”

“前来投军。”重和尚索性实话实说，脑袋一晃，挣开对方。

两个兵丁重新打量这个光头和尚。只见此人生得身高体宽，膀粗腰圆，炯炯目光此刻虽尽量收敛，却藏不住深处那射人的光芒。俩人内心不约而同一颤，其中一人叱道：

“既然投军还充什么挑担的，分明是鞑子派来的奸细！”

说着，二人上前将重八双臂往后一拧，道：

“光头和尚也来投军，日鬼！”

拉拉扯扯之间，对面那两个兵丁也一拥而上，竟将重八五花大绑起来，就手捆在西门里的拴马桩上。

卖菜老汉在一旁目睹这一切，大吃一惊。前些日子，那拴马桩前砍死“奸细”的情景登时浮在眼前，再也顾不了许多，连忙跌跌撞撞抢上前来，央道：

“军爷，万不可加害小师傅！”

先前那个兵丁一把将老汉搯出两丈开外，拔出腰刀，在上马石上蹭了起来。

老汉从地上爬起，高呼“刀下留人！”便疯了似的往城楼上奔。

此时，城上亦听到下面吵嚷之声，就有一名军校走了下来，正与卖菜老汉撞了个满怀。老汉睁眼一看，见是官佐模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截住磕头，道：“大人快救刀下之人！”

军校并不理睬，来至拴马桩前，将年轻和尚上下打量一遍，见此人虽被绑了手脚，却横眉相向，全无惧色，心中暗道：“却是条汉子。”口中便问：“你来投军，欲投谁家？”

朱元璋原先身不由己，有口难辩，正一腔怒气，见这军校模样的倒还情理，便道：

“欲投郭元帅麾下。”

原来重八头来之前，已将城中诸事打问清楚，知道驻守西门的是郭子兴的部下，便绕道而来。谁知尚未进门，便触了霉头。

军校听了，点一点头，又问：“可有人引荐？”

重八道：“军中九夫长汤和是我同乡。”

军校并不知道此人，但还是冲那个磨刀霍霍的兵卒喝道：“不可莽撞，待我回禀大帅一声，再杀不迟。”说罢，解开旁边拴的一匹战马，朝城里驰去。

不到一袋烟功夫，军校返回，口中大叫：“快将此人解下，大帅要亲自问话。”

重八和尚这才被松了绑，前呼后拥来至一个深宅大院。进至内门，见亲兵卫队分列两厢，堂屋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彪形大汉。此人一脸络腮胡须，浑身披挂整齐，刹是威风。重八料定此人便是城中五帅之一的郭子兴。

原来，这天郭子兴早早起床，与二夫人张氏吃罢早饭，心情颇好。听说城门口抓住一个奸细，搁在平常，连问都不问，一挥手就杀了。今天，他倒想亲自见见这个刀下鬼是什么模样，便命前去带人。说来也怪，此刻“奸细”站在跟前，郭子兴心中却先蓦然一震：

就见这个和尚打扮的年轻人，穿戴虽然破旧，但身材魁梧，那长相也与常人不同，有棱有角的一张长脸，前额隆起，眉骨下面，一双眼睛像藏于悬崖之下，丰硕的鼻子峰起于两颊之间，分外惹眼，更有些特别的是，宽阔的下巴向上翘起，正与高高的额头取个平齐。生就的一副英雄气概，那目光却明亮清澈，顾盼之间，透着智者的深邃。

郭子兴不觉在坐椅上挺直腰板，问道：

“叫什么名字？”

“朱兴宗。”声音宏亮。这是重八游方时一位老人给他起的大号。

“嗯”，郭子兴沉吟一声，又问：“为何前来投我？”

“启禀元帅，如今朝廷失政，雄杰四起，民不聊生，小人愿随元帅驱驰疆场，建功立业，也好拼一前程，光宗耀祖。”

“好！”郭子兴听到这里，禁不住喊出声来。小伙子落落大方，听口气还略懂文墨，他喜欢这样的人。于是，大手往桌子上一拍，吩咐道：

“放人！留下作我的亲兵。”

朱兴宗呆呆看着这位威风凛凛的元帅，半晌没回过味来。今日乘兴而来，却险些作了刀下之鬼，正自丧气，眨眼之间倒成全了一桩好事。当看到周围之人顿时变了面目，一齐投来羡慕的眼光，这才如梦方醒，连忙叩头谢恩。

二

濠州城里有孙、俞、鲁、潘、郭五位元帅。平日他们住在各自府上，只有十天头上公会时才见上一面。五位元帅统领五支人马，孙德崖大帅以下四帅各守一个城门，孙德崖居中节制，亦阵线分明。若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谁知，这位孙德崖平日有些霸道，偏郭子兴也恃才傲物，并未将其放在眼里。久而久之，便生出些隔膜。每当公会议事，孙德崖将其余三人拢络到自己一边，专门对付郭子兴。郭子兴虽对时事颇有见解，却性情急躁，缺少心计，一语不合，便拍案而起，不欢而散。

这天公会商议筹集粮草诸事，又因意见分歧，郭子兴见自己孤掌难鸣，一气之下，拔腿便走。人未出门，大呼一声：

“朱兴宗，备马！”

原来朱兴宗虽相投较晚，但凭着心地聪明，做事稳妥，在郭子兴许多亲兵当中，竟后来居上，每逢外出，郭子兴必将他带上，十分信任。

由于朱兴宗随元帅时常出入各府，很快也便与几个元帅的随从厮混得惯熟，这朱兴宗又是颇有心计之人，每每打听到各军中的消息，便禀报自家元帅，郭子兴竟从他嘴里听到许多自己全不知晓的事情。

这时，郭子兴怒气冲冲，从朱兴宗手中夺过缰绳，飞身上马，驰出大门。朱兴宗尾随其后，见元帅那副铁青的嘴脸，知道又寻了气来，亦不敢言语。

郭子兴在他的东府下马，此处住的便是他的二房小张夫人。这位二房太太正值青春之年，生得姿容秀丽，性情温柔，郭子兴十分宠爱，每逢在外面寻了气生，必要来东府消化。

朱兴宗从元帅手中接过马鞭，并不退去，上前一步，道了声：“元帅。”

郭子兴经过一路狂奔，此时似乎亦冷静了许多，见朱兴宗似有话说，便点一点头。

朱兴宗这才小心翼翼说道：

“元帅，今日小的与孙德崖的亲兵张二保候在外面，张二保对小言讲，今日所议之事，他家元帅已与其余三帅商定，只是知会元帅一声。”

“嗯？”郭子兴似乎如梦方醒，心说，怪不得四人众口一辞，原来勾起手来对付我老郭！心中更是长气，道：“你且随我进来。”

朱兴宗见元帅一脸怒气，个中内情已猜到几分，本来意欲略加提醒，没想到郭子兴如此看重，一反常规，欲将自己引入内房。当下略一迟疑，只得小心跟了进来。

进得屋内，郭子兴只管往太师椅上一仰，见朱兴宗规规矩矩站在近前，问道：

“孙德崖的人还对你说些什么？”

朱兴宗忙道：“启禀元帅，他还说元帅每每与其余诸帅主意不合，长此以往于元帅不利。”

“他能奈我何来？”郭子兴冷笑一声，高声道：“那几个匹夫安知本帅的胸怀，何谈共同言语！”郭子兴想起今日所议出城寨粮之事。孙德崖等人不论远近，不分亲疏，只要把粮抢来就算。郭子兴却以为濠州四境尺寸之地，百姓早已枯竭，若不顾乡民死活，其与官军合于一势，濠州必将难保。不如趁官军不敢向前之际，派

出一军赴其它州县多多寨些粮草，也可一解城中的饥渴。谁知，那几人却耻笑郭子兴书生之气，不予理睬。郭子兴这才一怒之下退了出来。此时，郭子兴长吁一口粗气，大有怀才不遇之色。

朱兴宗见了，试探说道：“元帅深谋远虑，常怀大计，非鼠目寸光之人所能知晓。”

“嗯，”郭子兴沉吟一声，似乎那口气才稍为平息。

“不过，”朱兴宗又道：“小人以为元帅独自一人却难扭转乾坤。”

“嗯？”没容朱兴宗说完，郭子兴便不耐烦，他感到眼前这个亲兵有些多嘴。

朱兴宗早看在眼里，又鼓起勇气说道：“当今之势，小的以为不如与他们好生商量，不必伤了和气。”

郭子兴大不耐烦，憋着的一肚子火气眼看就要爆发。

朱兴宗索性将自己的主意和盘托出：“譬如外出寨粮，便可与他人分了地面。元帅一向把守西门，西乡百姓将元帅视为依靠，我军却保住这一方乡民，将寨粮兵马遣往其它州县，既可与孙德崖等人免伤和气，又可使四境之民在比较中认定我们是仁义之师。”

郭子兴听了，暗暗点头，气倒消了一半。竟没想到这个新来的亲兵竟有如此心胸。再一想，若自家与那四个人硬抗，事情也拗不过去，倒不如圆转一下。

正当郭子兴沉吟之际，朱兴宗听得内室一阵窸窣之声。随着，一个明亮的身影眼前一晃，朱兴宗偷眼看去，果然从内室走出一位插金戴银的丽人，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年纪，生得婷婷袅袅，姿容姣美，知道这便是郭子兴的二房小张夫人，连忙将头低下。

原来这小张夫人本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生性聪慧，平时深知郭子兴倨直少容。今日在帘内听了良久，没想到一个亲兵竟敢与大帅这般你来我往对答一番，而且又听得此人颇有见识，越听越喜，便忘了回避，径直走来，欲看看此人是何等模样。她只朝朱兴宗看了一眼，便见此人长得鼻高口阔，浓眉亮眸，前额突

兀，仿佛装着无穷的智谋，下巴翘起，似乎能兜揽万千事物。尽管此时垂手而立，低眉顺眼，却深藏着掩不住的英雄气概。小张夫人装作视而不见，径直走到郭子兴跟前续了茶，却坐在一旁。

朱兴宗见郭子兴挥了挥手，连忙退了出来。

张夫人冲朱兴宗的背影问道：“此是何人？”

郭子兴道：“便是上次城门前险些砍了头的小和尚，唤作朱兴宗。”

张夫人蓦然想起那日的事情，越发说道：“怪不得，冷眼看去，此人不知哪儿颇有贵相。”

“唔？”郭子兴颇感兴趣地问。

张夫人回忆着那个有些古怪的脸相，终于想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古语，便没再继续说下去，却道：“我观此人颇有计。”

郭子兴听了，未再言语。此时，他已认可了这个亲兵的主意。

不久，朱兴宗作了郭子兴亲兵中的九夫长。

朱兴宗出的分地寨粮的主张被五位元帅共同接受。事情融通之后，郭子兴与另外四位元帅的关系也暂时缓和了许多。但是，濠州四乡百姓多已逃亡，出城寨粮并不是易事。郭子兴不愿到城西抢大户，派了两支人马到远处州县征剿，因人地两生，也不顺手。军中粮荒日甚一日，直急得郭子兴团团乱转，火气冲天，整日骂得军中大小人等不敢近前。

这天，朱兴宗听他本乡一个开盐店的掌柜讲，从前的一个伙计贩了几车食盐，在西乡被官军扣住，放出风来，城里义军若能替他夺回，十停货情愿让出六停。朱兴宗听罢连忙来禀报郭子兴。

郭子兴尚未听完，便不耐烦说道：“如今粮草吃紧，要盐何用！”

“元帅，”朱兴宗赶紧道：“眼下兵乱四起，商贾不行，百姓视盐如命，用盐换粮比外出寨粮容易得很。”

“噢？”郭子兴这才醒过味来。

“小人听说正西怀远地界盐贵米贱，不如夺得此盐运往那里。”朱兴宗早有成算。